

西南联大赞 ——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大庆

○ 马识途（1945届中文）



马识途老学长

嗟我中华，屡遭不幸，列强垂涎环视，日寇疯狂侵袭。七七事变，肇事寻衅，裂我国土，杀我人民，转瞬之间，蹄踏京门。我巍巍最高学府，几遭凶寇灭顶。

我北京、清华、南开三大学为续炎黄遗脉，保华夏文明，决定内迁。初移三湘，寄足长沙，强寇压境，再迁昆明。于是数百教师、几千学生，奋楚虽三户浩气长存之毅勇，历乌蒙磅礴长途跋涉之艰辛，逶迤西征，直达春城。我边疆同胞，三迤父老，莫不扫户净室以待，箪食壶浆以迎，三校师生乃得安身立命。

我三校师生和衷共济，奋勇当先，与春城民众齐心合力，筑土屋，盖草房。茅

茨为顶，泥土作墙，计日功成。乃招分居各地师生，汇聚昆明，联合建校，准备开学。以土屋作教室，因陋就简，以土壁涂墨作黑板，以木板作连几课桌。仍不敷用，乃借本地学校、会馆，甚至以后山深林、草坪、防空洞外作露天教室。学生席地而坐，以膝代桌，细心听讲；教师或立或坐，热心开课。图书馆争座位，习以为常，茶馆温功课，乃成定规。师生从未以此为苦，反陶然以为乐也。自此土墙之内，常听谆谆教诲之言，草房之中，多闻朗朗读书之声。不意当日京师箝吹弦诵、继晷焚膏之景，竟复见于山城陋室之中焉。

然则反观联大师生处境之艰，生活之苦，与昔日京师相校则有天壤之别。师生因物价暴涨，薪资贬值，日趋穷窘，大多衣食不周，致堂堂大师竟悬牌治印以示活，巍巍学者夫人竟制糕点上市以济穷，出售典籍文物以糊口者，更属多见。至于学生，则多来自沦陷区，仅靠国家贷金，难得一饱。故有“三餐霉米未免拣出一撮沙，十日牙祭难见菜碗一片肉”之说，亦有身穿“披星戴月”之衣，脚踏“空前绝后”之鞋之讯。常听怨声，啧有烦言。有反腐败、反饥饿、要民主之呼吁，以致有所行动，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也。

联大师生多系饱学文雅之士，虽一时陷于困境，多能谋自救自适之策，不少在

校外各大中学兼职教学，既能提高云南教育水平，又解决衣食之虞，两得其利。在校内则常进行课外学术及文化活动，以增厚学养知识之基。师生皆然。于是每见饱学教师讲学于先生坡，文雅学士徜徉于青云路，诗词作家傲啸于文林街，东楼论道，深管鲍之交，西窗赋诗，享高山流水之乐。忙里偷闲，尽可去大观楼观风景；苦中寻乐，也可去老茶馆打桥牌。滇池泛舟，翠湖散步，更增风趣。若身怀长物，囊有余赀，课余之暇，相约到龙翔街吃过桥米线，或向晚之际，独寻至凤翥巷享香辣饵块。此皆联大师生常见之雅乐也。至于教学相长，教授讲课，鼓励学生，提问辩难，私淑弟子或召同学到家中施教，亦联大师生教学之常规事也。

西南联大，成立不过八年，入学八千子弟，取得毕业学位者亦只三千。而战乱之时，穷窘之际，经费支绌，设备简陋，竟能获得如此优异成绩：中华得诺奖者

四，联大居二；国防功勋科学家二十余人，联大几占其半；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大人亦有一百余席；至于其后在各大学及研究所成为科研及学术领军人物，更不胜数。还有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同学逾千人，为国捐躯者亦数十人。联大学子何以青出于蓝，出类拔萃人才济济，彪炳教育史册，为海内外所瞩目耶？研究西南联大，几称“显学”，出版研究著作虽不充栋，足称盈篋。此中道理，实可深究。

或有人曰：西南联大无他，大师荟萃，得国中英才而教育之耳。此虽在理，远非全面。西南联大成就之道，可历数者十。三校共治，和衷共济，而一人主事，全权负责，此其一也；教授治校，学术为先，行政部门全力服务，此其二也；而最关紧要者，继承三校兼包并容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之校风而光大之，此其关键之三也。至若学术之交流开放，师生教学相长，管理之周全与宽容，入学及毕业考试之严格与合理，课外活动之自由与自在，如此等等，固非可有可无之余事也。

抗战胜利，三校复员，仍能继承西南联大之优秀学风而光大之，以至今日仍为国内大学之翘楚，跻身世界名校之列，岂偶然哉！

际兹建校八十周年大庆，海内外校友应召赴北京祝贺。余忝列老校友之列，然则年逾百岁，弩马老矣，不能赴会，谨匆匆草作此赋，以作刍蕘之献，惟恐挂一漏万，有遗珠之憾耳。

注：

(1) 青云街、先生坡、文林街、龙翔街、凤翥巷，均联大校外相邻街巷。

(2) 米线、饵块均昆明美食。

